

程

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
卷則朱子以晁氏所集錄而刊補定著者
也蓋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爲近古
屈子爲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辭逸調若
乘鸞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
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槩履而
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

王逸嘗爲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爲之補註
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
之然王洪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白作者
之心而晁氏之書辯說紛拏亦無所發於
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嘗案中
葉阨于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
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從而沮之
排之目爲僞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

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
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
屈子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
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嗚呼
王氏晁氏之書剛定以爲此書又爲是說
釋辯其賦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
情豈是作者之心事昭然於天下後世矣
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

格高古徐察其憂愁鬱邑繾綣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興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己顧書坊舊本刊缺不可讀嘗欲重刊以惠學者而未能也及承乏泮臺公暇與僉憲吳君原明論朱子著述偶及此書因道予所欲爲者吳君欣然出家藏善本正其譌補其缺命工鏤梓以傳既而以書屬予曰書成矣子其序之使讀者知諸子所以訓詁此

書之意而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爲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爲辭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皆聖賢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咏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

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凄然興感而
迪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刪定之大意也
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
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於雕蟲
篆刻之末矣

成化十一年歲在乙未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所
江何喬新書

楚辭集註目錄

卷一 離騷經第一

釋文無
經字

卷二 離騷九歌第二

卷三 離騷天問第三

卷四 離騷九章第四

卷五 離騷遠遊第五 離騷卜居第六

離騷漁父第七

以上離騷凡七題二十五篇皆屈原

作今定為五卷

卷六 續離騷九辯第八

宋玉○晁補之本
此篇以下乃有傳字

卷七 續離騷招魂第九

卷八 續離騷大招第十 景差

續離騷惜誓第十一 賈誼

續離騷吊屈原第十二

續離騷服賦第十三

續離騷哀時命第十四 莊忌

續離騷招隱士第十五 淮南小山○反
離騷見後語

以上續離騷凡八題十六篇今定為三卷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

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

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

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

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

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

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纏惻怛不能自己
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
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
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
去婦枚涖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
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
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
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

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
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
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
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
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
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
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
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

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咏歌
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
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
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
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
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
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櫟括定爲集註八卷
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
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
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
言哉

以厲國士入國與三國無異守安

以厲國士入國與三國無異守安

以厲國士入國與三國無異守安

以厲國士入國與三國無異守安

以厲國士入國與三國無異守安

以厲國士入國與三國無異守安

以厲國士入國與三國無異守安

以厲國士入國與三國無異守安

楚辭卷第一

朱子集註

離騷經第一

離騷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

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

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

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

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氏

有景差至漢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
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

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候謀行職脩
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
尚妬害其能共讚毀之王疏屈原屈原
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班孟堅曰離猶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

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
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

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
不聽而往遂為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
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

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
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已志以悟君
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
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汨音覓○長沙羅縣

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為屈潭潭即屈原自沈處今屬潭州寧鄉縣淮南

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問巷

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

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異而別之也賦則皆以篇章節奏之為比興則託物與詞其所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異而別之也賦則皆以篇章節奏之先辯乎此則三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寘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此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

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
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與多而此賦少騷
則興少而此賦多要必辨此而後
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

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陬側鳩反又子候反

賦也德合天地稱帝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都於郢是為武王生子瑕受屈為鄉因以為氏苗裔之末衣之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字也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世有令名以

至於巳是恩深而義厚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為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也降下也原又自言此月庚寅母體而巳始下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

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覽一作鑿余下一無

于字賦也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為美稱耳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二十則使賓友冠而字之故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紛
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

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紛盛貌音戶辟匹亦反紉女音績或反直用反能

是危音戶辟匹亦反紉女音績或反直用反能

也重再也非輕重之重備才者為之能也

也離香草生於江中故曰江離說文曰薜蘿

也郭璞曰似水薺辟幽也芷亦香草生於幽

蘭與澤蘭相似也蘭亦香草至秋乃芳本草云

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

五六月盛佩飾也記曰佩悅蒞蘭則蘭芷之

類古入皆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

以為佩也

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搴洲之宿莽

汨汨自脩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

言已之汲汲自脩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

我而過去也搴拔取也阰山名末蘭木名本

草云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

死搯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

楚人名曰宿莽言所采取皆芳香久固之物

以比所行著皆忠

喜長父之遺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

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作習零一作苓賦而此也淹久也代更也

序次也零落皆墜也草曰零木曰落美人謂

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遲晚也

此承上章言已但知朝夕脩潔而不知歲月

力弗恐丘用反擧音蹇說文作憊阰音毗搯

州莽莫補反攬一作擊下有一中字洲一作

言已之汲汲自脩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

我而過去也搴拔取也阰山名末蘭木名本

草云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

死搯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

楚人名曰宿莽言所采取皆芳香久固之物

之不留意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惡美人之
遲暮將不待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
心唯恐其君之遲暮將不撫壯而棄穢兮
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

何不改乎此度棄騏驎以駝騁兮來吾道夫

先路道一作乘下同一作策駝一作馳下同

賦而比也三十曰壯棄去也草荒曰穢以比

惡行騏驎駿馬以比賢智信君何不及此年

德壯盛之時棄去惡行改此惑誤之度而乘

駿馬以來隨我則我當為君前導以入聖王

之道也自汨余至此昔三后之純粹兮固

章同用一韻意亦相承

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

蕙苗渠隕反或从竹維當作唯古通用苗昌

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羣

賢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輔之也

雜非一也椒木實之香者申或地名或其美

名耳桂木名本草云花白葉黃正國如竹蕙

草名本草云薰草也生下濕地麻蕙而芳莖

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

捷徑以窘步一古迥反又古幸反昌一作猖

音扶後以意求不能盡出賦而此也耿光

也介大也遵循也昌被本不帶之貌捷邪出

也徑小路也君急也桀紂之亂若彼惟黨
不帶者獨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處迫車惟黨

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

兮恐皇與之敗績惟下反一有夫字樂音洛隘

心憚普彈殃一作快○賦而此也惟思念也

黨朋也偷苟且也幽昧不明也險臨危也隘

履狹也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績功也君車

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

地則敗績矣故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忽

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耳

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

中情兮反信讒而齋怒希頓一作習一作急奔

下邁反荃七全反一音孫一作孫音同揆一

作察中一作忠齋从火齊聲在詰反一作齊

或作齋並祖西反反一作歛怒叶上声○此

而賦也踵足跟也武迹也追前人者但見其

跟之跡耳言所以奔走以趨君之所鄉而或

出其前或追其後以相導之者欲其有以躡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

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謇居輦反忍

一無而字舍尸夜反叶尸預反或音捨非是

一無二也字○賦而此也謇謇難於言也直

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
有不易者如審吃然也舍止也言已之忠言
審審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
九天天天有九重也正平也靈脩言其有明智
而善備此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
於君也此又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
明非為身謀及為他人之計但以君
之恩深而義重是以不能自已耳
曰黃昏
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王逸無此二句洪曰
後章始釋羌義疑此後人所增也羌起羊反
○此也曰者叙其始約之言也黃昏者古人
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羌楚人發語端
之詞猶言卿何為也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
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此也洪
說雖有据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脫兩

句邪更
詳之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

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他遁一作作

一無既字數所角反化叶虎瓜反○此也成
言謂成其要約之言也悔改也遁移也近曰

離遠曰別言我非難與君離別
也但傷君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余既滋蘭之

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雜

杜衡與芳芷
一作葍萸揭
一作藹又作藹並立謁反又起

例反衡一作藹
○此也滋藹也畹十二畝或

隴種也留夷揭車皆芳草杜蘅似葵而香葉

似馬蹄故俗云馬蹄香也言已種蔣衆
香修行仁義以自潔飾朝夕不倦也
冀枝

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

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峻一作倏峻一作倏峻一作倏峻一作倏

也冀幸也峻長也刈獲也萎病也絕落也言此衆芳雖病而落何能傷於我乎但傷善道

不行如香草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

求索羌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一作馮索所格反

一作而婪音藍又力合反憑一作馮索所格反

非是若索音素即妬如字若索以所格讀則如叶音詒○賦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

曰婪憑滿也楚人謂滿曰憑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

之人謂與已皆貪婪內以其志量度他忽馳騫以

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今恐

脩名之不立騫音務○賦也騫亂馳也冉冉漸也脩名長名或曰脩潔之名

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

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頗頷亦何傷飲於

餐一作飧並七安反英叶於姜反姱苦瓜反要於笑反頗虎感反又古湛反頷戶感反又

魚檢反頷一作頷○比也英華也飲露餐華言動以香潔自潤澤也苟誠也信實也練要

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也
願頷食不飽而面黃之貌也
擊木根以結篋兮

貫薜荔之落藥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

纒纒擊音覽一作擊啓妍反篋一作芷薜蒲

比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藥花萼鬚粉藥

索好貌纒纒矯舉也胡繩亦香草有莖葉可作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謇一作蹇

服叶蒲北反○賦也謇難詞也前脩謂前代

脩德之人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

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鞿居依反羈居宜反諝與訊同音信又音粹

替與艱叶未詳或云艱居垠反替它因反○

賦也掩涕猶拭淚也哀此民生遭亂世而多

難也脩姱謂脩潔而美好鞿羈以馬自喻韁

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也

諝諫也詩曰諝予不顧今詩作訊訊告也替

廢也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篋亦余心

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纒息牟反一無

作芷悔虎猥反○賦而比也纒佩帶也申重

也此言君之廢我以蕙篋為賜而遺之如是

放之臣子之以美然後去也然二物芬芳乃

余心之所善幸而得之則雖九死而不悔况

但廢替而巳乎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

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蛾一作

謠音遙詠音卓以一作之○此也浩蕩無思慮貌民謂衆人也蛾眉謂眉之美好如蚕蛾

之眉也爾雅云徒歌謂之謠方音云楚南謂怨為詠固時俗之工巧兮

徇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

為度徇音面錯七故反追古隨字○此也徇為方之器今曲尺也錯置也繩墨引繩彈墨

以取直者今墨斗繩是也追猶隨也言舍直而隨曲也競爭也周合也度法也言爭以苟

合求容為常法也洪曰徇規矩而改錯者反

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也怵鬱邑余侘傺兮吾獨

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

此態也怵徒渾反邑一作悒侘敕加敕駕二反徠丑利敕界二反一無二也字溘

苦答反又苦合反以一作而態叶土宜反○賦也怵憂貌侘徠失志貌侘猶堂堂也又立

也徠住也楚人語也溘奄也言我寧驚鳥之

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

孰異道而相安驚脂利反圜一作圓周一作

也謂鳥之能執伏衆鳥者鷹鵠之類也不羣言其執志剛厲居常特處不與衆鳥為羣也

周合也負鑿方納不能相合以其異道故不能相安賢者之居亂世亦猶是也

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

前聖之所厚攘而羊反詢一作賦也抑按也尤過

也攘除也詢耻也言與世已不同矣則但可

屈心而抑志雖或見尤於人亦當一切隱忍

而不與之校雖所遭者或有耻辱亦當以理

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於懷蓋寧伏清白而

死於直道尚足為前聖之所厚如此干諫死

而武王封其墓孔子稱其仁也自然靈脩以

下至此五章一意為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

下章回車復路起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相息亮反佇直呂反回一作迴○此也悔追

恨也察明審也延引頸也佇立也回旋轉

也迷惑誤也言既至於此矣乃始追恨前曰

相視道路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遂引頸跂

立而將旋轉吾車以復於昔來之路廢幾步

猶得及此惑誤未遂之時覺悟而旋歸也步

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

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馬尤虔反離力智

蒲北反○此也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其中

蘭故曰蘭皋丘上有椒故曰椒丘徐步馳走

而遂止息必依椒蘭不忘芳香以自清潔所

謂回朕車以復路也進既不入以離尤則亦

退而復脩耳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芰奇寄反

一作集○此也製裁也芰陵也生水中葉浮水上花黃白色實紫色兩頭銳者也荷蓮葉也芙蓉蓮花也本草云蓮其葉名荷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上曰衣下曰裳言被

服益潔脩善益明也此與高余冠之岌岌兮

下章即所謂脩吾初服也

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

猶未虧岌魚及反糅女救反下同○賦也岌岌高貌佩玉佩也陸離美好分散之貌芳謂以香物為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糅亦雜也唯獨也昭明也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藏而無虧缺所謂道行則忽反顧以游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

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續紛其繁飾兮芳菲

菲其彌章續匹賓反○此也荒遠也續紛盛貌繁衆也菲菲猶勃勃芳香貌也

章明也言雖已回車反服而猶未能頓忘此世顧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庶幾一遇賢君以行其道佩服民生各有所樂愈盛而明志意愈脩而潔也

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

余心之可懲樂五教反好乎報反脩一作循非是解古買反豈一作非可一

作何非是懲叶直良反○賦也言人生各隨氣習有所好樂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脩潔以為常雖以此獲罪於世至於屠戮支解終不懲創而悔改也自悔相

至

相

道至此五章又承上文清白以死女類之嬋

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鮫婢直以亡身兮終然

歎乎羽之野類私俞反嬋音蟬媛音妥一作

本反與絲同一作縣婢一作罵予叶音與鮫古

反○賦也女類屈原姊也嬋媛眷變牽持之

也帝繫曰顛頊後五世而生鮫婢狠也蚤死

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類以屈原汝何博

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蕓菜施以盈室

兮判獨離而不服謇一作蹇非是好乎報反

茨菜力玉反施商支反服叶蒲北反○賦而

比也此亦女類言也博謇謂廣博而忠直紛

盛貌姱節姱美之節也蕓蒺藜也菜王芻也

施泉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盈室喻滿

朝也判別也言衆人皆佩此惡草衆不可戶

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

何瑩獨而不予聽說輸芮反瑩一作瑩並渠

反○賦也朋黨也瑩孤也屈原外因羣佞內

被姊詈故言衆人不可戶戶而說必不能察

已之中情况世人又方並為朋黨何能哀依

我瑩獨而見聽乎為下章就舜陳辭起

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

征兮就重華而激詞

音以一作之喟丘愧反沅

賦而此也節度也喟歎也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

左傳列子天問皆云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

沅湘皆水名沅水出象郡鄠城西東注江合

洞庭中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重華舜

疑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

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屈原以世莫能察帝

已之志故欲就之而陳詞如下文所云也

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

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與恭同叶乎貢反一

作居非是自此以下皆比而賦也啓禹子也

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

啓能承先志續叙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辯

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夏康啓子

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五子太康昆

弟五人也家術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太康

楚辭集

以賦而此也節度也喟歎也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

左傳列子天問皆云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

沅湘皆水名沅水出象郡鄠城西東注江合

洞庭中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重華舜

疑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

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屈原以世莫能察帝

已之志故欲就之而陳詞如下文所云也

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

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與恭同叶乎貢反一

作居非是自此以下皆比而賦也啓禹子也

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

啓能承先志續叙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辯

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夏康啓子

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五子太康昆

弟五人也家術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太康

以逸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於落南十旬弗

楚辭集

以賦而此也節度也喟歎也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

左傳列子天問皆云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

沅湘皆水名沅水出象郡鄠城西東注江合

洞庭中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重華舜

疑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

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屈原以世莫能察帝

已之志故欲就之而陳詞如下文所云也

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

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與恭同叶乎貢反一

作居非是自此以下皆比而賦也啓禹子也

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

啓能承先志續叙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辯

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夏康啓子

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五子太康昆

弟五人也家術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太康

以逸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於落南十旬弗

楚辭集

以賦而此也節度也喟歎也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

左傳列子天問皆云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

沅湘皆水名沅水出象郡鄠城西東注江合

洞庭中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重華舜

疑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

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屈原以世莫能察帝

已之志故欲就之而陳詞如下文所云也

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

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與恭同叶乎貢反一

作居非是自此以下皆比而賦也啓禹子也

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

啓能承先志續叙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辯

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夏康啓子

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五子太康昆

弟五人也家術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太康

以逸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於落南十旬弗

也封大也泥寒泥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
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
寒泥使為國相羿畋將歸泥使家臣逢蒙射
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得政身
即滅亡故曰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
亂流鮮終也

日康娛而息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澆五吊反
是而一服一作於圉魚呂反故下一有殺字非
○澆寒泥子也強圉多力也言泥取羿妻而
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慾不能自忍也康安
也自上下而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
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
少康所誅此二章事並見
左傳襄公四年哀公五年夏桀之常遣兮乃

遂為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菹側魚反醢音海之一作而○違背也言背
道也逢殃為湯所放也后辛即紂也葷菜曰
菹肉醬曰醢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湯禹儼
伯武王誅之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

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

循繩墨而不頗

頗一作跛並音禾反○儼畏也祇亦敬也周
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
之君皆畏天敬賢講論道義無有過差又舉
賢才遵法度而無偏頗故能獲神人之助子
孫蒙其福祐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如下章也

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錯七故

作以行下孟反○竊愛為私所私為阿錯置也輔佐也猶言惟德是輔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民之德有聖賢者則置其輔助之力而立以為君也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聖哲之人有甚盛之行故能有此下土而用之也

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

非善而可服相息亮反服叶蒲北反○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相觀重言之也

計謀也極窮也前謂往昔之是非後謂將來之成敗服事也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變盡矣故見民之計謀於是為極而行也

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柎兮固

前脩以菹醢沾余廉反死下一有節字悔呼磊反量音良鑿音漕正一作進

柎而銳反○沾臨危也言近邊而欲墮也危死言幾死也鑿穿孔也柎刻木端所以入鑿者也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此承上章言善為可行矣而前脩乃有以此而至於菹醢者龍逢梅伯者然亦

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

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曾

攬一作歔許居反歔許衣反又許毅反當平聲攬一作擊一作搯茹如呂反浪音郎○曾累也歔歔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哀時不當時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也茹

柔粟也霑濡也衣背謂之襟浪浪流貌言心
悲泣下而猶引取柔粟香草以自掩拭不以
悲故失仁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
義之則也

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止征
作詞取古迥反正叶音征虬一作翳溘一作蚪並渠幽
反鸞鳥鷄反又鳥計反一作鸞溘一作蜚○

敷布也衽裳際也取明也
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鸞鳳類身有五采溘奄忽也埃塵也征行

也此言跪而敷衽以陳如上之詞於舜而耿
然自覺吾心以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

所間隔所以埃風忽起而余遂乘龍跨鳳以
上征也然此以下多假託之詞非實有是物

與是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歆少
事也

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夕非是瑣先果反一作璪○軔楮車木也將
行則發之蒼梧舜所葬也縣圃在崑崙之上

靈神也瑣門鏤也文如連
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

吾令羲和弭節兮
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
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曼曼遠貌脩

而求索
弭彌耳反崦音淹嵫音滋古但作奄
茲勿一作未非是曼莫半反又莫官

反一作漫索所格反○羲和堯時主四時之
官賓曰錢日者也弭按也止也按節徐步也

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曼曼遠貌脩
長也求索求賢君也言歆令羲和按節徐行

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飲余馬於咸池
及日之未莫而遇賢君也

兮摠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

以相羊

飲余禁反扶說文作搏逍遙一作須

徉音同○咸池日落處也摠結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若木亦木名在崑崙西極其華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聊且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

飛廉使奔屬鸞鳥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

未具

屬叶章喻反或如字則具字亦叶入聲皇一作鳳為于偽反余先一作我前余

一作我○望舒月御也飛廉風伯也屬連吾也鸞鳳之佐也皇唯鳳也雷師豐隆也

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

兮帥雲霓而來御

夜如字或叶羊茹反帥一作率霓一作蜺

五稽五歷五子三反此以五稽反御叶音迓或如字○鳳靈鳥也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

鳥馬其狀如鷄五彩而文曰鳳為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太康寧飄風回風

也屯聚也霓虹屬陰陽交會之氣也郭璞云雄曰虹謂明盛者唯曰蜺謂暗微者雲簿漏

日日日照雨點則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

上下吾令帝閭闔關兮倚閭闔而望予

斑亦

下叶音户子叶音與○紛盛多貌總總聚貌斑亂貌帝謂天帝也閭闔謂主以閭闔門之隸也閭闔天門也令帝閭闔門將入見帝更噉已志而闔不肯開反倚其門望而拒我使不

得入蓋求大君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

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曖音

音皮溷胡困反好呼報反妬叶丁五反○曖昏昧貌罷極也結幽蘭而延佇言以芳香

白潔而無所趨向也溷亂也既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於是歎息世之溷濁而嫉妬蓋其

復若曰不意天門之下亦朝吾將濟於白水

兮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

之無女閨音郎又音浪縹一作綫並音薛馬

之山閨風山上也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處妃見佚

賢君之意也皆求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

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佩叶

相息亮反詒叶音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繼續也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視

也下女謂神女之侍女也詒遺也游春宮折瓊枝正欲及榮華之未落而因下女以通意

於神也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

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處房六反一

在叶才里反纒息羊反或曰在如字即理叶音賴上声○豐隆雷師處妃伏羲氏女溺洛

水而死遂為河神纒佩帶也蹇脩人名理為媒以通詞理也蓋雷迅疾而威震求無不獲

故欲使之求神女之所在而令蹇脩致佩纒
以為理則蹇脩似是下女之能為媒者然亦
考也未也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締繡其難遷夕歸

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繡呼音微一作音

畫一作攬二字一作數儻洧于軌反盤叶蒲

延反○緯繡車矣也遷移也言蹇脩既持其

佩帶以通言而讒人復毀敗之令其意一合

一離遂以車矣而見距絕其意難移也次舍

也窮石山名在張掖即保厥美以驕傲兮日

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

求傲一作教一作驚○倨簡曰驕侮慢傲康

安也違去也言處妃驕傲淫遊雖美而不

循理法故棄覽於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

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相息

下叶音戶娥音蒿佚一作姝並音逸○四極

四方極遠之地瑤玉之美者偃蹇高貌有娥

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事見

商頌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

以飲之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

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令音零鳩直禁反好

反黃云呼故反然則鳩字歟惡鳥路反佻吐

雕反又吐了反又音眺巧叶苦老反○鳩惡

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告

予以不好者其性讒賊不肯為媒而反問我

也雄鳩鶻鳩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
聲佻輕也巧利也又使雄鳩街命而住然其
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心猶豫而狐疑兮欲
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

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猶如字又音袖詒異眉反一作詔非是○猶
犬子也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侍人不得

又來迎候故謂不決曰猶豫狐多疑而善聽
河水始合狐聽其下不聞水聲乃敢過故人

過河冰者要須狐行然後敢度因謂多疑者
為狐疑高辛帝嘗有天下之號也言以鳩鶻

皆不可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於禮有
不可者鳳皇又已受高辛之遺而來求之故恐

簡逸先為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
響所得也

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集一作

少失照反姚音遙○少康夏后相之子也
虞國名姚姓舜後也以二女妻少康事見左

傳言既失簡逸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
及少康未妻於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

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

兮好蔽美而稱惡好呼報反美一作善惡叶

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又無所成矣故再言世
其不合而已自知其必無所成矣故再言世

之溷濁而嫉賢蔽美蓋以為難四方之閨中
遠而其風俗之不美無以異於中州也

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

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既下一有以字遂息

音故○小門謂之閨遠深也哲知也寤覺也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閨中深遠蓋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閨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伯使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閨亂嫉妬之俗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

索蔓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索所格反

並音瓊筵音筭音專占之慕之兩之字自為韻○索取也蔓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上曰筭靈氛古明占言凶者兩美蓋以男女俱美此君臣俱賢也言兩

美終雖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脩繁而慕之者宜以時去也

思九州之

博女兮宜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

兮孰求美而釋女

一無狐字有女之此亦靈

氛之詞美女以比賢君求美以比求賢夫言天下之大非獨楚有美女但當遠逝而無疑豈有美女求賢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夫而舍汝者乎

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作宅待洛反尚書周禮古文宅度多通用也眩熒縮反善惡一作美惡宅作宇則上聲字作宅則如字善惡一作中情非是上文別有此句此章韻不叶也○何所獨無芳草即上

章豈惟是其有女之意又申言之而勉其行亦靈氛之言也眩目無主也世幽昧而莫能察已以下乃原自念之詞民好惡其不同兮言雖往而亦將無所合也

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

其不可佩好惡並去聲要於遙反即古腰字其一作兮一作之佩叶音備○黨

朋也言人性固有不同而黨人為尤甚也艾白蒿非芳草也服之滿腰而反謂蘭為臭惡

而不可佩言其親愛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臣充帟兮謂申椒其

不芳一無覽字猶一作獨非是理音呈帟音暉○理美玉色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

擢自照言時人觀草木尚不能別其香臭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乎蘇取也史記樵蘇後

爨謂取草也帟謂之勝即香囊也亦言欲從

其近小人而遠君子也自念之詞止此

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

兮懷椒糈而要之糈音所要於遙反○巫咸

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又叙其事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願懷椒糈而要之使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

占此吉凶也

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翳於計反疑

作疑迎魚慶反叶音御剡以冉反○翳蔽也續盛貌九疑在零陵蒼梧之間疑似也山有

九峯其形相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也言巫咸既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已也皇謂曰勉陞降以上下剡光也揚靈發其光靈也

兮求槩獲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擊咎繇

而能調陞一作牛上時掌反下遐駕反槩俱

作護儼一作嚴咎繇一作臯陶調叶音同詩

車攻之五章有此例○曰記巫咸語也陞降

上下陞而上天下而所以度長短者也擊伊

為方之器也獲度也

尹名咎繇舜士師言陞降上下而求賢君與

我皆能合乎此法者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

咎繇始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

和而必合也

行媒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好呼

一無又字媒叶莫卑反說音曰操七刀反○

行媒喻左右之先容也言誠心好善則精感

也說傳說也傳岩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

傳說抱道懷德而遭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

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與為殷高宗也孔

得傳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孔

安國曰傳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

澗水壞道常使膏靡刑人築護此道

呂望之

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

聞以該輔呂望太公也鼓鳴也亦姓姜氏從其封姓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父矣因號為太公望該備也甯戚衛人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威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威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及年歲之後車載之用為客卿備輔佐也

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鷓鴣之先鳴兮使

夫百草為之不芳其一音弟鴉音決一作鸚音題

無夫字為于為反一音弟鴉音決一作鸚音題也鷓鴣鳥名即詩所謂七月鳴鴉者蓋鴉也

聲相近又其聲惡陰氛至則先鳴而草死也
過而速行之意鷓鴣先鳴以此時何瓊佩之

偃蹇兮衆愛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恐嫉妬而折之佩一作瓊音愛蔽如字叶音驚諒一作亮蔽如字即折

叶音制蔽音驚即折音哲此下至終篇又原自序之詞偃蹇衆盛貌言我所佩瓊玉德美之盛蓋以自况也愛亦蔽時繽紛以變易之盛也諒信也折毀敗也

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

而為茅以一作其茅叶莫侯反○繽紛亂也

肖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

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

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

矣當是時也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

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

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一無蕭字一無

反○蕭艾賤草亦以喻不肖世亂俗薄士無

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脩之害者

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

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

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為害也東溪

之亡議者以為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

深悲之正屈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

原之意也

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此即上

變而不芳之意容長謂徒有椒專佞以慢慆

外好耳委棄也詳見下章

兮椒又欲克夫佩帟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

芳之能祗慢篤諫反

一作諂機音輝而一作慝

機菜萸也悻一作慝盛香之囊也椒亦芳烈之物而

今亦變為邪佞菜萸固為臭物而今又欲滿

於香囊蓋但知求進而務入於君則又何能

復敬守其芬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

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一作

流從

一作

一作

一作

一作

一作

一作

一作

一作

一作

一作

從流化叶虎瓜反離叶音羅化或叶虎為反
即離如字○流從言隨從上化如水之流也
揭車江離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惟茲佩
盛今椒蘭既如此則二者從可知矣

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

芬至今猶未沫之一一作其菲下而一作其芬

反○委歷皆已見上虧損滅也沫昏暗也言

瓊珮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挾其美以取世資

委而棄之以至於此然其芬芳實不可得而

減損昏暗此原之自况也然上章譏蘭既有

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佩又以為言者蓋彼

真棄其美之實以從俗此則棄其美之利以

徇道其事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時之勢

而惡名不滅此雖失其一特之利而芬芳久

存二者之間正有志者和調度以自娛兮聊

所當明辯而勇決也

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

下謂徒料反女紐呂反上去聲下上聲叶音

戶○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言
我和此調度以自娛而遂浮游以求女如前
所言慮妃佚女二姚之屬意猶在於求君也
余飾謂瓊珮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亦巫咸
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周流上下即靈氛
所謂遠逝巫咸所
謂陞降上下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
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
為糧一無吉字行叶戶即反折之舌反靡芒
悲反振陟姜反又音良○歷遍數而實

進也精選也精細米也瓊技瓊靡皆謂物之珍者羞也糧也雜用象玉以飾其車也離心謂上下無

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疏為余之為于偽反

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週流揚靈寃之

掩霽兮鳴玉鸞之啾啾遭池戰反崑古渾反

志字非是掩烏感反藹一作濫一作霽並於

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雲霓並以為蔭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

承旂兮高翺翺之翼翼翼一作紛旂渠希反

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蓋箕北斗南天

河所經而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津又

有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即津梁所渡

也翼敬也周禮交龍為旂凡旂屬皆逮於車

後也一上一下一曰翺直忽吾行此流沙兮遵

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

予麾許為反以一作使予音與○流沙見禹

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

馬車駝以百千數無刃遺者或謂此即流沙

也遵循也赤水出崑崙東南入南海容與
遊戲貌以手教曰麾以蛟龍為橋於津上而
乘之以渡猶言比翼龜以為梁也詔告也西
皇帝少皞也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

西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

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待待叶徒奇反一作持○不周山名

海經西北海之外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使由徑路先過而相待我當自不周山而屯余車其千乘兮

齊王軼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

委蛇乘繩證反軼音犬蛇於原反一作蜿於阮反委於危反蛇弋支反一作移二字

一作透迤○也蜿龍貌也軼韜也轂內之金也抑

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

兮聊假日以媮樂抑上一有聊字弭節一作自弭神高馳一作邁高也

假工雅反一作暇一音暇皆非是媮音俞○言雖按節徐行然神猶高馳邈邈然而逾遠

不可得而制也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之舞舜樂也假借也顏帥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陟陸皇之赫戲兮忽臨

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一無陟字陞一作升戲許宜反一作曠睨五計反悲一作忘蜷音拳行叶户郎反○皇皇

天也赫戲光明貌睨旁視也舊鄉楚國也僕
 御也懷思也蜷局詰曲不行貌屈原託為此
 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亂曰亂者
 於楚焉亦仁之至而義之盡也凡作篇章既
 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史記曰關雎之亂
 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史記曰關雎之亂
 以為風始禮曰記武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
 奏以為文又亂以武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
 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
 從彭咸之所居賦一無哉字人下一無兮字○
 無賢人也故都楚國也言時君不足與共
 行美政故我將自沈以從彭咸之所居也

楚辭卷第一



